

注事如风

夏日里,那一鞠躬

● 靳玲

夏日,当花草伸着脖子长,蛤蟆开始在路上横行,并咕嘎地叫着。二十多年前,我被派到这个小山村,教六年级英语。四面环山的小村庄,闭塞落后。孩子们手里的教科书除了语文、数学,还有一本几乎用不上的英语。

他们的英语水平,使我的心降到冰点,26个字母都读不准。据说,从他们三年级到现在,来来回回换了好几个英语老师,都没能教下去。学校领导找到我,说是区教委压给我们学校的任务,学校认为我最合适。我心里明白,其实是我最听话,从教后一直认真工作,毫无怨言。

我住教室后面的一间小平房,四周是深草高树,房子像是被草托着。我试了几次都没走进房间,最后咬咬牙踏进草丛,好像踩到个蛤蟆,我大叫一声。叫声惊天动地,引来了老校长和孩子们。老校长带着几个孩子,很快把草割平,还在地面铺了一行碎砖。老校长搓着粗糙的手说:“我工作没做好。”孩子们也面露愧疚。我倒不好意思了。

这里的蛤蟆格外多,晚上我不敢外出,白天也是战战兢兢,能不回屋就不回屋。总觉得蛤蟆在身上爬,浑身冒冷汗。同办公室的老校长,见我时不时脸色煞白,问我:“咋了?”我说我极怕蛤蟆,老觉得蛤蟆能爬上窗台,趴在玻璃上看我。老校长挠挠花白的短发:“好办。”

晚上,窗外响起窸窸窣窣声。我大骇,颤抖着凑到窗口,掀起一角窗帘。月光下,老校长带着班上几个孩子低头翻找蛤蟆。他们捉一只扔筐篓里一只,我的心就收紧一下,眼睛就闭一下。

孩子中有周玉,一位极认真的小姑娘,那头短发黑又亮,眼睛也是。课堂上她几乎不眨眼,我被她盯得心花怒放。女孩子也敢捉蛤蟆。只

听周玉说:“咱们把蛤蟆捉尽,老师能来教咱们不容易,咱别让蛤蟆把老师吓走了。”另几个孩子使劲地点点头。听了周玉的话,我心里说不上是啥滋味。

根据孩子们的英语水平,按教学大纲要求,归拢重点,先从单词入手,词汇量是基础。他们发音很是僵硬,我一遍遍纠正,一遍遍放语音。语音是我带的小录音机录的。孩子们普遍胆小,读声极小,说蚊子叫,真不过分。我鼓励他们大声读,抓住他们微小闪光处,大肆表扬,读声在我的表扬中慢慢变大,变清亮。平时我尽量用英语跟他们打招呼,孩子们慢慢对英语有了兴趣,敢开口说了。我为孩子们做了一本小册子,每天教,每天背,同桌互背,组长抽背,我督促。

一次县统考,我们学校六年级被抽到,班均分达到40分,老校长高兴得合不拢嘴。我觉得没啥好高兴的。老校长说:“以前都是光头呢,这都四十分了,不简单啊。靖老师,孩子们的福气啊。”我又一次不好意思了。这里的孩子淳朴诚实,就像这里的原始大树,还有流淌不息的小河。

又一晚,窗外又响起窸窸窣窣声,我掀开窗帘,又看见那几张明净的脸,他们低头翻找蛤蟆。蛤蟆少了,偶尔才能捉到几只。月色下,周玉在我门前栽了几株花。我听见周玉说:“是奶奶特意在地头挖来的,奶奶说,城里老师都爱花。”我心底一阵发热,眼窝涩涩。周玉又惆怅地说:“我们毕业后,不知道靖老师走不走,我妹妹就要上六年级了。”另一个孩子说:“我弟弟也要上五年级了。”以为我已经睡着了的几个孩子,竟并排站着,面朝我窗户,深深鞠了一躬。

那个鞠躬,让我在这里一待就是五年,直到这所村小学归并到乡中心小学。

心灵花园

普通人的青春年少

● 瑞驰

花有重开日,人无再少年。

从幼儿园到高中都在同一个地方上学。很小的时候,有同龄被爸妈带去了城市,一别两宽,再也没有见面。仔细想来,我也搬家了三次,邻居换了许多批,总是几天不见突然听说去了远方。现在留下来的,都是老朋友了,一直听说他们做了什么工作,去了哪个城市,结婚生子的时候又请我爸妈参加。这大概就是同龄人吧,永远被放在一起。

初中早早就戴上了眼镜,就不打算当什么厉害的人物了。没想到,这样一件小事,让我一直丑到如今。我常常想,真的会有人喜欢戴眼镜的女生吗?在我眼里,不戴眼镜的女生好像更快乐一点吧,被人喜欢应该很开心吧。

大学里,大家都懵懵懂懂的时候,我发现我和优秀的人差距太大了。学姐学长都青春洋溢,我们新生和小土豆似的,还是高中的样子,只会写作业和考试。偶尔开始打扮一下吧,都只是快乐了自己,只想过好眼前的生活,向每个人学习,不知道未来要不要变成会赚钱的大人。后来参与活动,跟着学长走遍济南的大街小巷;参加考试,取得以后能用到的资格证书;自我提升,和舍友一起内外兼修。顺利地,我们毕业了。临毕业的时候,我和舍友最后一次坐在操场上,聊聊即将消失的抓不住的爱情。

毕业后,东西南北地找工作,顺便领略山东风景。不经常去的沿海城市,好像海风带走了所有的疲惫和烦恼,那段日子,爸爸一直陪伴着我。后来留在了青岛,也许是小时候去过一次的缘分吧。工作期间,结识了哥哥姐姐叔叔阿姨,待我一个外地人像待家人,却不会总宠着我,总是让我学着自己找到发展的方向。中山路、大学路布满了我的脚印,古今中外的电影终于可以在电影院看了,每个地方、每个人都很熟悉,我还是离开了。

本以为回到家里,可以重新学习,寻求更好的工作。没想到妈妈生了重病,做完手术,我和爸爸在病房陪了一晚又一晚,从一个躺着的病人,到可以自由行走,妈妈付出了巨大的艰辛。而这件事,也给了我无形的压力和动力。和最好的男性朋友越走越远,他还是默默支持我鼓励我,告诉我只要努力,就可以得到一切想要的。

好在妈妈已经基本恢复,甚至每天去练习舞蹈。而我,先去了泰安,有了稳定的收入,又在淄博工作了几年。积累了自己的隐形资产,阅读了许多中医学、心理学和理财方面的书籍。在最难的时候,大家帮助了我。

在泰安经历了人生第一次恋爱以后,陷入了深深的抑郁。庆幸还没有结婚就分开了,人生不圆满总会有,幸运的是我得到了救赎,没被拖到一段被持续消耗的婚姻中去。去北京和上海诊疗的时候,我还没有认清自己,在阅读大量书籍以后,我的心态和状态都恢复了,可以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,明白快乐是自己给自己的,所有的压力已经消失。真心感谢上苍,让我在磨难中收获成长。

因为我经历的所有事情,新冠疫情对我来说不再那么可怕,它只是路上一粒小石子。如果你也经历过一段自己租住老破小房子的孤独时光,如果你也被同龄人暗暗排挤出局,如果你也被最爱的人狠狠伤害过,你一定懂我在讲什么。

三十岁了,未来的生活都要靠我自己创造了。我们见过了世界的黑暗,那是因为我们的背后有太阳的力量。如今的我,轻松地走在自己理想的路上,无论怎么走都会到达了,所以我可以缓缓地走。我有喜欢的男孩子,有可以实现的目标,有不断增长的学习能力,有健康的体格,我知道我拥有一切,我更知道我值得更好的。

石榴花

● 陈焕焱

五月榴花浓,
次第逐空生,
未图拔头筹,
染红翠绿中!



新夏携子赏莲

● 陈焕焱

虫鸣雨朦胧,
踱步近池行。
浮萍盛珍珠,
子午莲花浓!

那天我翻相册的时候,看到了一张百元纸币,已经很旧很旧了。但是,我对它的记忆仍然非常清晰。那是二十年前,我在幼儿师范读二年级。那段时间,一种粉色椭圆形厚底的鞋子特别流行,好多同学都买了。我也特别喜欢那双鞋,可一问价格,最便宜的都要九十元,我的心“咯噔”一下。

当时的九十元钱相当于我两个多月的生活费。那两年,我家刚盖好新房,还欠着亲戚好几万块钱,每月家里只能给我基本的生活费。每次有同校的女孩穿着那双鞋,我都要多看几眼。

有个周末,我实在忍不住了,干脆跑去找父亲,想让父亲给我钱买鞋。父亲在一个乡村的农家乐上班,因为歌唱得好,他白天当服务员,晚上就为客人表演。那是我第一次到父亲上班的地方,父亲很高兴。他让我自己到处看看,就忙着招呼客人用餐了。简单吃过饭,父亲抱了一捆柴来到一口大铁锅前,为篝火晚会做准备。把火烧旺后,父亲就紧锣密鼓地化妆、换演出服。

我坐在观众席等待表演开始。轮到父亲出场了,他先演唱了两首歌,又表演了搞笑小品,赢得了很多掌声。在所有演员中,父亲的年龄是最大的。晚会进入尾声,演员们邀请客人一同围着篝火跳起了左脚舞。我看到父亲脸很红,汗水顺着额头流了下来,把妆都冲花了。待到曲终人散,把一切收拾妥当,已经是深夜了。

第二天不亮,父亲就起身去市场买菜了。父亲回来后,我告诉他我想买一双鞋子,能不能给我九十元钱。父亲说:“前天刚把这个月的工资给你妈寄回去了。快过年了,有几个亲戚来要债……”我没言语,父亲又说:“那我去求老板先预支一点钱吧。”

我看不见父亲往老板的办公室走去,他在门口犹豫了一会儿,还是敲门进去了。我跟了过去,想看看父亲能否预支到钱。父亲是个要面子的人,我看到他低着头,声音很小地问老板:“能不能预支一百块工资?”老板说:“不是才发了工资吗?”父亲说:“女儿大了,爱美,想添点衣服鞋子啥的。”老板叹了口气:“好吧,那就预支一半工资给你。”

我赶忙走开了一点。父亲看到我,走过来,把手上的两张一百元纸币递给我。我才知道,父亲没日没夜地打工,每个月才挣四百块钱。这时,我看到父亲的双手长满了冻疮,红红的,手指肿胀,像香肠一样。我想,父亲的手一定又痛又痒。父亲为了一家人的生活那么努力地工作着,而我,却为了虚荣心让父亲如此为难……

我不想买鞋了。我对父亲说我要走了,父亲硬是把两张纸币塞进我的手里。我要了一张,把另一张塞到父亲衣服口袋里,转身离开。刚背过身去,我的泪就流了下来,在那个冬天的早晨结成了冰。

回到学校,我把父亲给我的一百块钱夹在了相册里至今珍藏。后来,我努力去做兼职,给餐馆洗过碗,周末卖过报纸,去商场推销过面包……我用挣到的第一笔钱给父亲买了衣服、裤子,还有冻疮膏。从那以后,我再也没有要过家里的钱。

那次经历,让我从父亲身上明白了谋生的不易,也体会到沉甸甸的父爱。我懂得了珍惜和感恩,也学会了把爱回馈给家人。时至今日,我还保留着那张泛黄的纸币。它对于我,是纪念,也是鞭策。

烟火人间

父亲的 一百元钱

杨桂敏